劉孟塗集

桐城劉開方來

與姚石甫書

石甫足下別子蓋有年矣玉石之助豈惟念之亦允望之鄉人自嶺南歸者道子意氣甚盛令聞有加焉然吾子所以自期者當不止此夫塗無險易以至爲貴學無遲速以成爲歸白璧不琢不可以爲重器美錦不製不可以爲麗服是生質未足恃也所以文之者盡其飾也故馬或一蹶而終至千里士或迭起而不能復振何者志溢於旣獲功怠於垂成也今習古先之訓而漸勢能之榮矜一曲之奇而掩妙通之識狃於情之所安而昧夫義之所向竊爲有志者惜之也子其慎之夫盛時不可再絕業無晚成古人之嘆息致慨良有以哉吾深自懲

復陳編修書

辱賜書勉以專志勤學奮力君子之道詳味辭指何其望之深而教之切也夫以天下學者曰苟且徇世俗之好而閣下乃卓立波靡之中抗志百代之上於數千里外津津以道義相講習非古儒者之用心而能若是乎所示作文之法極當於義然亦有鄙見欲質諸左右者夫文之本出於道道不明則言之無物文之成視乎辭辭不修則行之不遠識足以見之學足以至之氣足以舉之才與力足以斡旋之如是而已所貴乎學者為其能以一而致四者之美也致此有道為之以漸不亟不徐勿舍其鉅而圖其細勿狃其末而遺其本今夫水振之平地雖斗人之勞其流不敵溪曲其用不過灌溉若夫出自大河江漢挾百川奔四海動而為波瀾滯而為淵渟激蕩瀠洄初無待乎人

力是何也其所積者厚所納者衆而所發者之行本也夫古人之潛心德藝而不徒規規於文字間也其知此矣彼蓋於天地萬物無一不獲爲已有誦百家浩渺奇博之言以富其所蓄遠取乎八荒之殊狀異態以開其壅蔽而破其拘墟使已之性與物通神與境化而後八風七音之入乎耳九文六采五章之接乎目二氣四時羣變萬化之觸於心者皆可得之以爲文焉自唐宋以降世之考文辭者不可勝數然終身爲之而不知其法者比比皆是求有人焉得前人意義不失古文矩矱已罕遇可貴矣而能奮其才力傾其蘊蓄出其陸離光恠洩其悲憤幽鬱以自成爲一家之言前後不必同轍彼此不妨異趣於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者蓋數百年之間未之多見也是豈氣運有升降而天地生才亦有所限而不輕出與

抑豈識不足以立其本學不足以擴其基氣不足以充其辭與將才與力有工拙厚薄大小之不同而所造亦隨爲進退與夫八家未出之前法未備而文日益奇八家既行之後法愈密而文日益下非法之足妨文也衆美既具奇無可加夫如是故取境也難且古賢獨擅之長既不可與爭[illegible]乖取各家之長以歸一人之鎔鑄則力又有所不逮於是偏於才者或縱橫求異不知古人之去取裁制而决裂乎法外偏於學者或平易近理不知古人之波瀾變化而拘守於法中曾子固醇而不肆蘇明允肆而不醇乖之者僅昌黎也此在昔人尙以爲難況後世之畜於才而弱於學者哉夫文猶兵也善用之達於精微不善用之自沉於往迹是故孫武之書所以教天下之戰也然韓信以之破敵而馬謖則以之亡師軍陣之制所以成士卒之列也然諸

僞以之運奇而武穆不以之制勝何則兵無常形文無定法故聖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韓退之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苟不能潛心德藝以養其氣而徒規規於文字之末是猶掘地求水而不溯源於大河江漢也閣下稟絕人之資深稽古之學親受法於姬傳先生所以明道修辭紹正傳而振絕緒者固將有在開以淺陋過蒙姬傳先生賞識期許靡涯名不稱實每欲殫精極思自致其業之稍就不幸制舉之學敗之於其中時俗之累擾之於其外而又身遭困阨凡人世所稱險阻艱難者無不備歷其境同鄉望溪先生謂文章者窮人之具夫文之所以足貴者以其能明聖人之道究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今第以之爲窮人之具固已用失其宜乃至求爲窮人之具而且不可得此尤可悲而歎也然而漁於水者不以朿

得魚而自碎其罟射於藪者不以未獲禽而自斷其弓力於學者不以未遭時而自棄其業開雖無過人之行然得失榮辱之分定之素矣何敢因窮約奪志乎所以旦夕愧憾者誠恐學不加進上負姬傳先生知人之明下負閣下相期之意耳至於窮達有時隱顯有命一聽乎彼蒼之位置而已承荷教誨忻感無既然蓄疑義而不就正有道是深其蔽也故敢以□之

說畢之左右開頓首

上蔣礪堂大司馬書

開年少窮居博究羣藝雖力不足自奮然嘗有意於當世之略竊惟我

國家德化四溢名臣蔚興剏建之始佼彥畢升昌謨日進於是魏裔介辨舉劾之實王益朋陳五府之利粘本盛定攷績之法

胡爾愷雷一龍等正漕儲之制而一時封疆大吏莫不殫思竭
誠興利除害上贊至治下播民休故蔡公士英布惠於江右秦
公世禎何公可化振聲於江左朱公昌祚王公元曦趙公廷臣
剔釐於兩浙涵浸煦嫗以植庶生其後鄂文端公以殊政異績
入爲宰相田李諸公各懋厥功乃心民瘼盪汚滌垢移風易俗
以迄於
神畀相承重熙累洽股肱心膂罔非正人而明公又負海內蒼
生之望受
天子特達之知威控百粵政高一時聲聞之隆與昔者諸公後
先炳映夫効忠畫策於法令初定之日其事顯而彧人易知通
變衍歷於化施積盛之餘其迹隱而神明獨運不張聲色而動
出於萬全非絕夫僥倖有嚴有翼匪亟匪徐保惠乃庶民以光

輔社稷此明公之所優爲而天下亦以此屬之也開閉無超世之才者不足以圖艱無兼包之量者不足以容物無強毅之力者不足以任重是故效有所不計名有所不趨利弗能撓害弗能卻無大無小厭其有餘何信何疑決之自若行吾所安而不卽求知於上治在有濟而不必自以爲功隱隱紛紛吏民自服黃河出於西塞放乎中夏大曲小曲不求合百川而百川自赴之者所挾者宏也飄風起於北海入乎南箕拂秀振槁不求撓萬物而萬物自震動者所積者厚也是以士偷用而群盜自去溫公相而邊釁自息且夫水之清者無魚人之察者無徒今明公清風廉節顯於天下而慈祥惻怛近乎人情是非清之難也清而不刻之難也洞然萬類纖悉無隱而提綱挈要不侵衆職非明之難也明而不察之難也飭厲吏治以齊士習以靖民風

而從容坐鎮上下恬然不覺其擾是嚴而有方而不失之苛也凡此數者皆爲政之大體也自古大臣未有不如此而能有裨於天下者也今明公誠體而行之是士會之賢不專美於晉而温公之烈可將望之今也夫兩粵之在前明爲邊患也久矣自王文成平定諸寨而西粵之盜以息東粵之境未克悉寧夫粵東有金玉犀象之富有瑇瑁珠璣之產其珍異甲於天下也而穀粟常苦不足沿海四千餘里所重唯海防也而乘波狎浪操奇出勝其水師不如閩地之精栢林南頭之間大鵬靜海之際備至密也而過海之要區近地無羣山峻嶺以爲屏捍其形勢不及浙地之險然而賊不得肆其毒者何也

天子威靈震疊海內大臣効力勦逆既殲其衆各自擕二我軍得乘其瑕而彼亦不能不就撫也夫撫之亦誠善矣然古之成

大功者不惟能弭目前之變而并有以消未然之患目前之變有形未然之患無形有形者事近而可慮也淺無形者事遠而可慮也深君子思患而豫防此在明公必有道以善其後矣開不敢妄論近事謹按往古洋匪興禍之由以上質明擇夫海濱所恃以禦盜者兵也而兵之弊在不畏官而畏盜所恃以爲安者民也而奸民之不法者或且食賊之餌甚者爲之接濟甚者爲之嚮導撈厥所自訓練無素恩信不立故兵不用命也吏不能安輯斯民窮而不克自存故激而至於從亂也夫以濱海之廣貧民之衆不勤本業全依海以爲命此禍之所由生而盜之所以不能除也其良民畏法而不敢爲奸者賊至則被其害矣而爲賊肆虐者久亦不能倖生故閩愚以爲粵東近洋之民生於海而亦死於海此仁人之所嘆息者也夫旣不能止其不以

海爲生雖欲救其不死於海而不能也如欲救之莫若使民遂其生欲遂其生莫如崇儉而務本夫粵俗喜奢而惡樸器用之制服玩之飾宴飲之費天下莫之過也上下相化比戶同之民貧而亦飾爲富故財力日形其絀多植龍眼荔枝橙橘之屬而不事禾稼奪有用之地以供無益故境廣而食不充州郡近海者十之七務商者衆務農者寡家無粟米之蓄而仰給於外苟獲一日之利而游惰不勤四體一旦禁洋勢不至於爲盜無以自全矣今遽奪其所習而改其所從雖聖人不能但爲上者體國奢示儉之意各以樸素相尚則物不騰踊而民力以寬講求農務使民重力田而輕逐末以耕爲業以粟爲貴行之既久亦漸可以足食夫粵之食非徒急於民也廣州有鎭虎門有鎭碣石有鎭南澳有鎭而且雷瓊有鎭高廉羅有鎭所以爲軍糧計

者不可須臾緩軍食亦孔繁矣而海又耗之倍所入以糴粟商民唯利是趨粟安得不出外洋而耗於海也是又奪軍民之食而資盜以糧也夫以粵地內虛食之者如此其衆用之者如此其急而生之者又寡耗之者又多民安得不告困也然而有可幸者歷歲無饑饉之患四鄰無閉糴之虞故得以坐食無恐然及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後將何以待之故必崇儉重農以紓物力以厚民生根本既立精神折衝夫然後可以靖內逆弭外患可以揚軍威可以議海禁夫海禁寬則有以長亂海禁嚴又無以裕商番船不至則商病商病則國課易虧是亦非計之得者也故出汛之時可禁而收汛之時不必禁舟之大者可禁而小者不必禁其不禁者以通商賈之利以便小民之私其必禁者以防舟之出洋以絕民之從逆此昔人所圖久安之道也今者

海洋無事可勿論此矣然昔之時盜與民別今之時盜與民混昔之盜藏於外洋今之盜苟潛內地往來邊邑莫之能稽我之虛實彼皆知之我之動靜彼先得之將以爲民耶彼其狼子野心恐不克久安於良善而不爲賊也以爲賊耶彼且羣就攸撫以祈倖免則又已貌爲民也嗟夫使彼果能終其身爲民豈非粵之幸而民之福耶凡此者皆明公所知之已悉者也所籌之已熟者也急之則生其變而害且速緩之則醸其禍而害日深明公宏猷絕識必有以處此矣區區坐井之見何足以當夫萬一然唯明公德望之隆事功之著位勢躋於臺輔而草野邇言亦得上陳於前此正見明公之所以爲大也山峻千仞而人立表計爲海環八埏而人以蠡測焉夫開之於明公亦若是而已矣且明公以超世之才兼包之量強毅之力馭軍轄民所以靖

內安外通變消慝以絕未然之患者固措之裕如而不可以恒情度由是而興利除害移風易俗上以副天子之知下以慰海內之望近可以紹　國朝之名臣遠可以追昔賢之駿烈敷厥已能恢所未至蓋非常之勳而亦旦夕易致之事也而開之干冒尊嚴以發其猖狂之論者誠以明公勵志求治留意人才故自忘其芻蕘之賤與塵露之微也昔韋南康之勳名比於諸葛而津津焉以陸贄爲意韓魏公之事業無愧於伊周而獨以蘇軾爲國士今明公固將抗志二公而世有陸贄蘇軾其人儻亦日星之照所必及者也傳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惟明公諒其愚而恕其妄幸甚

上曾賓谷方伯書

古有生並世而不得一見者當其時不知後之君子相與惜之

㫖者先生持節淮南綱紀人物獎掖士流揚積起廢不遺厥力四方想望以爲大雅復作人才有歸當此之時多學之士得以炫其博能者得肆其才辨者得騁其辭巧者得効其技拙者亦欲自奮其身爭美競異各求當君子之一顧而先生亦皆進之門下抑高使平削枉爲直教之擊之維之極之舉海內之磊落不齊者一歸之於陶鑄之中而無不各如其分且無不各得其所於是遐邇聞風趨而赴之者如渴驥之奔大川一人之名傾動天下意氣之盛蓋近時未易見也而開甦時以年幼伏處不獲躬與其際既而出遊四方得遍交賢士大夫而先生又移節東粤相距數千里夫近未有以接其光遠又無以聞其教然則天下之遇合其信有數乎雖然非常之人不世出天既使之生又使之並時未嘗不欲其合然而有不能即合者後先不相等

貴賤不相聞而上下之分殊也故日星常麗乎天明珠自潛於淵高與深各止其所而卒莫能接耀故賈誼負王佐之畧不遇吳公不識爲奇才郭泰爲人倫之表不逢李膺不知其德器今有先達之彥如先生後進之士如開而尚不得相値是千里之馬未進於伯樂之前荆山之玉未達於卞和之門也是使上無以副好賢之望而下無以慰仰止之思也且夫夔下之材中郎取之秋毫之末離朱察之今先生之識非特中郎離朱之明也開之所學亦非夔下秋毫之細也蘊奇者有日積盛者有日含之爲川嶽舒之爲風霆於先生而不有以發之吾又將誰發之哉夫士之不輕瀆於上大夫者爲分定也然趙壹自適於羊陟韓愈致書於襄陽者爲道同也天下有先生開不敢拘咫尺之義而不一申其嚮往之誠天下有開先生亦不能不屈滄海之

夫以加意於江河也昔杜牧有經國之才不得志於李贊皇至今人以爲嘆今先生之愛才禮士振援孤寒遠絀夫贊皇開私心自計與其見惜於後世毋寧就正於當時故謹道區區之誠如此惟先生鑒之關再拜

上韓中丞書

桂舲先生閣下開閫昔者孫明復之謁范文正也異無所見美無所藉奔走道路一羈旅之士耳然文正親其言語容貌而敬禮之者知其後之必克有以自振也故孫明復退而修行窮經著論興起後學顯名朝廷故世以文正爲知人而以明復爲不負所知若使明復當初見之時其業已精其道已成則文正之賞識未必不更有進也若使如文正之好賢而世有曠代異士蘊經國之略負絕藝之識旁羅萬物洞徹今古則其遇合又非

徒如明復已也今夫開固陋之士也與明公生同江南而學無以自達亦嘗側聞風采竊慕治行仰岱嶽之高而俯河海之深者蓋有日矣思以片長薄善求正於通人而未審明公之果不我棄否也此所以奉尺寸之書而上瀆也開非有所干而言也亦非敢謂才足以動明公之知也開知明公宏無不納隱無不搜然不敢以自必也且以天下之大賢豪之衆咸待品題於明公此開之所以不忍自棄也是故明公未有以知開也明公誠有以知開則開雖千里奉教不足以爲勞抗言妄論不足以爲罪曳裾而前造門而請不足以爲冒昧豫章生於崇山隱蔽霄漢吞吐雷雨及匠石取之而後得成其材良銅出於赤堇其精流地其光洞天及歐冶用之而後得鑄爲器由是觀之士之所以能發名成業者非獨其才之異也亦所遇有不同也是以王

終收譽於中郎劉勰乞重於沈約是故明月之珠不能自發其耀連城之璧不能自定其價犧罇鄭紵不能自名其纖燕鋒趙鍔魏鈇齊鍇不能自見其利夫智有所不及力有所不施巧有所不逮故雖有絕足必賴康衢雖有英奇必藉先達明公以學行文章致天下之士則士固已至矣若欲破其格以收奇才則渤海尚有千里之鯤岐山尚有九苞之鳳丹田有未採之元英滄洲有未獲之瑤碧此不得不爲明公惜也是竹箭之秀未足以盡東南之美也而明公以不世之資專閫外之寄縝理繁劇不覺其勞靜鎮雅俗潛消其曆霍姿無事民受其福而能於宣政之餘咏歌昇平禮賢接士是其所蘊者深矣方將蘄醲兩漢含茹六代恢召郁之風挹吉甫之雅馳騖乎文圃三辰競明五嶺比峻變東粵爲名區拓南海爲淵府然後人觀

天子以揚鴻休以頌豐美拜釆薇之賜沐蓼蕭之澤進退禮樂左右典謨方之往古則八伯之播化也稷之先烈則忠獻之儒雅也開闢大川之所注鱗介無不歸之者然其中有蛟螭焉鄧林之所在衆鳥無不託之者然其內有鶺鴒焉伏惟明公推大川之量覃鄧林之蔭而不弃夫狂僭使范文正知人之明復見於今日幸甚謹再拜

致鮑覺生學士書

開少負氣游歷四方遍察物情風土之異縱觀乎人士之林文章之藪嘗感發世俗而私自太息以爲天下不盡無才不皆寡學不徒專事利祿而無特出之士然徵於積習入焉輒溺識奪於爲人功疎於爲已積漸相安遂以不振故苟欲風氣之變非杜其端絕其源力持其要以振厲之不可然而轉移之機不見

於所已成而兆於所由起方其始也必有出羣絕俗負當代之望以作人興學爲已任者倡之於上及其繼也必有通經學古負宏達之名以敦風立節爲已任者應之於下無以倡之則其勢不行無以應之則其言不驗是上與下固相待以行其志而各成其美者也雖然有慮以風激自高爭與天下賢士相接譽隆於上而意不通於下雖鋪張大雅不可謂之倡苟隨以取容奔競以希悅中無特識而望風附和道聽塗說雖千里同聲不可謂之應夫倡與應固各有其實不爲標榜之名而爲道義任其責者也是故唯在上之君子始能以一人之力而倡天下唯在下之君子始能合天下之志以應一人上能倡而不必應下可應而不可倡此其故何也昔李元禮以名節振天下之靡而郭林宗起而翼之舉世爭自樹立歐陽學士崛起景祐之末以

文章風義厲多士而布衣蘇洵亦以雄文奇略爲之左右其子軾轍相繼師法海內翕然信從風俗丕正莫不知講習歐陽子之書此所謂能以一人倡天下能合天下應一人者也當是時也若使上有元禮永叔之賢而下無郭太明允其人以遙相應和則氣之感也不宏說之行也不遠而庸流十百雖得之亦何足同志哉而草茅之碩儒傑士無司風教者以爲之前則雖習可以經國家而不敢論當世之略識足以達今古而不可破習俗之非學足以盡天人而不敢犯天下之不韙非故以明遜也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是以不能有[illegible]所先也故曰上能倡而不必應下可應而不可倡故倡者公卿以下之所不得辭而士庶之所不敢蹈者也上能倡而不爲而下乃有倡之者矣故漢唐之季及有宋之衰流弊已甚政令所不能至者清議必

及之學士大夫所不能言者草野必發之故伊川程子以處士而伸正論於天下而道術賴以維持於不墜夫維持道術而僅恃一處士此豈人國之盛事哉然而不能咎之者上有揚清激濁之責而不樹風聲以昭鼓勸是明以風教之任盛否之權授之韋布也然則欲收其權而任其事亦但患倡之不力而不必患應之無人矣金鐘在前而絲竹之音不從者未之聞也先生之才名冠天下高文典冊重於廟廊士得一言爲幸而開以爲是乃氣運之所係而非徒一時之顯名業者吾鄉望溪海峯諸先生以文章爲天下之宗主者數十年是時風氣未有以異也自是以後士以襲取爲博艱深爲古排擊爲功其所謂學術者日壞以猥鄙爲性情以詭異爲脫化遠遺漢唐而近取燕陋其所謂風雅者日卑而未已也見利則奮狗俗爲能其立身行已

日不可言凡此數者皆風氣之變之極者也夫極則未有不復者也姬傳先生既已持其緒而力救之矣然以退居而不欲與世爭異同故能存一綫於紛紜之中而亦卒莫之勝也且夫後先固相代者也當此之際使世無倡之之人則已苟有其人微先生將安委哉然遽以此意求之當世則萬無一合而終不可以易何者君子當先天下而圖其實後天下而收其名先萬物而不敢言讓後萬物而不敢言成德行學問之故爲風氣所係者本非一人之具天下之公事也天下之事當與天下共明之天子且不欲自私庶人亦可得而棄其得爲而學又足以勝任者尚惟先生力當倡之即開亦將有志於應之者矣且夫道之所在不以王侯而貴不以匹夫而賤人心之所同然發於一夫之口而不爲寡勝於千人之口而不爲衆今積習已深通人心

且生厭如使先生杜端塞源力持其要以振厲之則轉移之機可決之旦夕也開向從姬傳先生游已深知先生學識卓絕文采雄出當時心竊慕之而欲得一陳所見而迂拙無能之身恐未有以當夫君子今既游江右覽其山川名勝遍識其賢卿大夫訪求所謂畸人奇士遂抵武昌以獲謁君子之門以為攬漢水大別之鉅觀異狀而又得見先生則庶可慰疇昔嚮往之懷而此行為不偶也唯先生不罪其狂論而俯教之則不獨開受其賜而上下相得之故倡與應之所以相待者亦將不無所賴焉開再拜

上萊陽中丞書

開闢天下有不可得之人無不可為之事有不明之道術無不成之人材是故水溢於黎陽洪乎西北極乎東南其為患甚鉅

也有王景以董其役則洪水皆為平川突騎橫行於郊叛臣迅發於外薄海震驚其為勢可懼也有文成以定其亂則九州安如盤石禮教陵夷衆說紛出天下無復忌憚之心也有程朱以明正是非則綱維絕而復續大義晦而復明是數公者固不敢輕望之後世然苟有絕類離倫之人處有用之時挾得為之勢思以一身而應千變一息而籌百年則必發大難收大功任萬鈞之負而不為重歷九折之地而不為險窮千仞之淵而不為深何者彼其中之所蘊實足周事物而無遺志之所存實足貫金石而不變以此而行雖謂天下無難事可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以四海之大不可謂無才萃百家於片簡之中搆萬言於一日之內其才不可謂不奇然攷其立身之節則不合古人問以經世之猷則未知大體此非徒志識之不足也無有以破其

蔽無有以啓其聰則是道術未明故也古之時道義著於上下而人有定志其學必明於人倫通於物則精以察禮樂之原微以驗風化之動故處則爲賢士出則爲良臣以經守天下之常以權濟天下之變方其盛也舉四方之英俊以歸於化育之中而無一人之枉其才無一物之乖其分及其衰也俗雖渝於僭亂而人猶知以名義自閑故潔身高蹈之流雖遁衆以辭榮不屈身以邀俗彼其所以進同珍重而未忍釋者誠以禮義之切於厥躬舍之則無以自立也今也不然所學不過訓詁所習不過舉業間有矯然自異者亦徒知攻文辭勤記問不求之宏綱大用而津津於一名一物之間不慕古人之修德立行而專攻一言之小失其始也特立異以求名其繼也遂相習以成俗歟十年以來道聽塗說之流視當時風氣所尚而致力其間於是

襲取近人之辭以爲古獵取僻陋之書以爲博敢爲不經之言
以欺衆內無補於身心外無益於家國夫是以學術益壞而人
才日至於衰惰而不克振起也嗟乎不有君子其孰能救其弊
明公以天挺之英負海內之望廉儉自持而人不以爲矯明見
庶物而人不以爲察嚴肅御下而人不以爲猛抗直言於朝廷
而不爲過激崇文樂道禮賢好士而不爲求名此其平日之挾
持踐履有以取信士民而厭服遠邇之懷矣所謂天下有不可
得之人者亦庶幾乎可見於此矣然鳳凰翔雲霄之上必須揚
九野之音豫章起高崗之巔必須垂十畝之蔭賢豪處名位之
隆必須著一代之烈此非天下之過求也責任日重上之所倚
者不輕閭閻日高下之所期者愈切是故當鄭公之爲宰輔德
業炳於千古者也而明允惡其無成范文正之爲司諫風節耀

於一時者也而永叔謂其失望古君子道義相規含勢位而言天爵不以德望之高出今人為可喜而以功業之末及古人為可望不以一人能行斯道為天下之宗而以天下未孫斯道為一人之責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且夫抱非常之材處有用之時挾得為之勢如明公之在今日而猶有不舉之事難斷之行此理所必無而明公所以悉心殫慮以求濟斯民而不失此邦之望者正可於秉節之初以卜之也開闔為政莫若得民而士者民之耳目也民無定見隨士之氣習為轉移故化民必以士為先士之賢否係乎學學之得失係乎道術夫道術之與政事其迹若不相關然何晏以清言倡士流舉天下相率為老莊之學卒至廢紀綱之務王安石以新學參天政舉天下相激於變更之法卒至貽生民之患故道術之明晦非徒

人才之憂乃社稷之大計也伏願明公宣禮教以正人心崇氣節以厲風俗破尋常之格以待奇才何賢俊之不至署勢分之崇以親正學何儒術之不明恢江海之量以容善言何視聽之不廣以躬行實踐造人才而天下之大本立以有用之學詔後進而古今之治體明抑其欲速之心養其敢爲之氣施之以惻怛之意動之以鼓舞之機振百年積習之餘開一時事功之始如是則士氣立而民風可移俗學除而眞儒日出進則佐君圖治而民獲其澤回可以爲蒼生致樂利之休窮則脩德於鄉而人法其行亦可爲國家任教化之責所謂事有緩而實急者此類是也昔宋興幾及百年綱紀粗立而士節未張以寇萊公之賢猶求使相於王子明之門則習俗之固人深矣及范希文起而正之以禮節廉恥風天下而士始爭自磨濯以奔競爲非以

諂諛爲恥言必忠信行必義方苟非有道于進者則天下共棄之故元祐之間賢才輩出名節凜然卒無有舊時之敝習者支正之力也此豈人情前後之故有不同與以作於上者有人則舉世翕然知所趨向其善者固有以激發自强卽不肖者亦不敢不勉强砥礪以自新也然則挽頽風而導善政亦視乎明公之所爲而已若夫民風吏治有關乎利弊而切於事情者開國心識之而猶未敢遽瀆聽且又明公之素所熟悉而無俟小子之徑言也傳曰唯善人爲能受盡言越石父云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是故有雄畧者始可馭雄才有奇識者始能識奇士投夜光之璧於宋人之前雖輝足以照乘車而無以異於燕石鼓雲和之瑟於齊王之側雖音足以入韶樂而無以愈於吹竽談治平之策於寡畧之人不唯無以見長而反足以獲罪今

開之敢爲此說而自忘其踈𥴦者誠知明公德器宏深必能容芻蕘之論而世俗之情不足以度大君子之懷也昔韓退之上書於執政唯急於干祿而求效力當時故君子譏其躁進今開之所言者乃世道人心之大端學術風氣之流弊非僅爲一人求知之計也明公不以年少狂率而擀好賢之心則開將走謁門下以親聆先達之教矣謹再拜

上阮芸臺侍郎書

開聞明公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隄障頹波羽翼聖說拔出英奇而力援之爲鳳爲麟咸受甄育自士大夫以逮衡茅凡有一能罔不賓禮海內之人識與未識願屈下風閉始聞而慕繼而自疑久乃私竊過望而不能自抑其嚮往之誠也夫千仞之谿百尋之淵有珠伏其際芝生其側非不美且異也然而不能自耀

於道術者地勢阻絕高下之分殊也故日以垂照而萬物發其光雨以下布而羣生沃其澤蓋自三代以降公卿之能下士者鮮矣詘屈身晦無以振之孰發其聲無以啟之孰揚其明求賢之風微而上與下交不得其用今明公獨好士不倦降泰山之高以就土壤屈河海之大以納細流意氣所感雲蔚星聚雖以開之固陋不足有當於高深然竊自思念不得於先未必無望於後不及獲一日之遇未必不受千古之知姑俟其學之成庶幾可奉教於明公夫是以感歎仁風而望而生慕然繼而自疑以為古賢者之遇合有幸有不幸者焉其幸者得以盡發其奇不幸者或稍見厥長而不得全著其美夫九苞之鳳非一羽之文也九淵之龍非一鱗之異也而見者不能遍識以孔子之聖且不知子羽之有德行以裴度之賢且不知韓愈之達政事而

開年幼寡識又遠不逮古賢文奇而不濟於用理得而不通於時行能自勵而不諧於俗其不至偃蹇無聞幸矣夫何足以當君子之知而明公又負品藻之名負空羣之識如衡之平不能遁其輕重如鑑之明不能掩其美惡如繩墨規矩之無心而物自不能欺以曲直圓以方員而況徧取天下之士異無不錄俊無不發所謂非常特達者皆所習見而聞是時自顧其身縱或有當於高深猶惴惴焉懷不及之慮也夫是以積而生疑夫惟自疑故學以力而進日速而猶不敢自信其可以遠見明公既而循習之久乃始爽然自奮以為君子之取善也寬其責人也恕嚴其分以繩豪傑之全才拓其途以收天下之衆技明公如以宇宙之能事而求之一人之身則古之賢人有不能盡者矣聞何偁為如但取其長而不論其短貫其巨而不苛其細挹其

精爽而不拾其煨燼則今人之所能者開亦能之學不敢謂博也而古今名物之理天下國家之務典章度數之精身心性命之奧固素所講求而能得其樞要識不敢謂精也而以之判可否決得失辨幾微之分明隱顯之情則自謂無過才不敢謂異也而以之論道德之要闡聖賢之業窮庶物之變震金戛石摛爲文辭至於出深入高鉤元啟妙盪滌塵垢橫鶩四恣江河之流日星之明風霆之聲取之左右運爲固有則雖坐古人而進退之與之角力競勝亦無愧容夫以開近日之所學如此而道亦將有成果可以獲知於當世之賢而明公又切於求士且無責備之心是非明公不足以知開而非開亦不足以辱明公之知矣此所以私心過望而不能自抑其嚮往之誠也夫過爲虛言以自譽者是妄也君子弗爲也苟爲謙巽以沒其實者是僞

也君子亦弗爲也古之人言出於誠內之無所愧外之無所忌爲其身之足以副此言也爲其人之足以聞此言也其人而果足聞此言也則非謙巽之可以蓋其陋亦非自鬻之可以飾其長東方朔上書於天子高自稱許昔人不以爲怪今何異之有哉然則開之不自揣量而上瀆聽聞者亦知明公必不以此見罪也非徒不見罪而已必能有以知開也然開與明公相距千里不獲躬覩喬嶽以聆所未聞明公亦何由相信之深而從而救之哉惟俯諒其愚誠而恕其狂率之咎也幸甚

上陳笠颿方伯書

開聞天下非任政興教之難也而得人才爲難亦非宇內英彥之乏其人也而所以鼓勸作養以底於成者則曠世而不獲數見論者皆曰濳志典墳馳騁詞翰者吾羅而致之可謂才矣出

之於絶港窮壑而加以噓植俾得擬巍科以躋身通顯可謂成矣閒未敢以爲然也夫一技皆可爲才通顯亦成業之基然古之賢人所以修身砥行恢綱維用以任天下國家之責其立意有先於此者矣其挾持有大於此者矣夫豈於遇而嘗於行志未伸而道已屈甚非君子之所自待也是故天下有非常之士蘊奇於內而通變於外一身之微周慮四海一室之暇進退千古坐徹治機舉樞抉要其才足以見知而義不苟同於流俗亦不敢求合於當世而世人亦遂忽之而不加察其知之者徒震其意氣迅發聲闓炫爍言論之卓越文藻之絶倫而不克盡其所蓄而知能盡其實者又力不足以拯其窮而其力足以振之者又或專其心於敷政而不暇以禮士爲急而當是時有能以禮士爲心者則又勢位殊絶分尊於上卑賤無由自通故其美

終以弗見蓋珠不能自出於淵玉不能自離於璞而識其奇以寶之者厥惟卞和離之琢之飾以藻繡用爲圭璋制爲琖豆而可登於廟堂者則又存乎玉人之功故寶器之成誠非倉卒之事也人才之成亦非適然之數也方其未遇知已韜隱而未發能掩而未彰英鋒利鏃頓折於風塵之競逐而幾莫辨其用及其獲賞鉅公立起其仆坐滋其槁使之脫累專業於是道積於躬德升於朝施被於野風霜表其志節雲雷大其經綸則非教誨扶植之加其意無以致此是故才之生也由天拓之者在已成之者在人而其受知也蓋有時焉曠古同感何至今而獨異明公以命世之英當柱石之任識超羣俊而長若不足治高一時而猶欲求精加惠亦予既煦嫗之又教翼之固已澤瀰乎遐邇須溢乎士民而又好賢樂善孜孜焉惟恐不及屈公卿之尊

以致山林之傑務使賢能之無一遺而士之有奇才絕識卒皆傾心簪襚隆之以儀節而厚恤其身家卽寸長小藝稍能適於用者亦不見擯於門牆之外而凡車騎之所至星馳雲集巖穴嚮應異者有以盡其長懦者亦有以生其奮而況開之景慕喬岳已非一日但以微賤不克上達於聽聞而加之年少淺學輕心躁節懼無以當於高深而居之所限又阻於湖涸而不得長奉教君子之前今者客游江右爲節鉞所臨之區庶幾能竊聆緒論以拓所未知而明公又入覲天子遠莫之值開時在南州感昔者徐穉陳蕃之事仰以思夫明公而俯以自顧其身未嘗不慷慨太息以爲士之遇不遇誠有時也夫以明公之好賢如此開之企望明公豈可以受知如此而江右之賢士碩儒與公卿大夫辛皆不以開爲固陋而使

得遍識而獨不獲一接光塵於明公則信乎其不遇矣夫已見者既得以發猖狂之論而願見者尙無以慰平昔之懷此開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今幸明公歸自京師旦夕且至潯陽而開尙未返里天其或者使開得覩夫淸光竊聆緒論以拓所未知也則非徒開之幸而士林之幸也十年之望一日卜之故敢奉書贄於左右而謹獻所爲文如此至其才之可成與否而不惜鼓勸作養之力則是爲上者之事司牧之責明公之惠也開不敢望焉

桐城劉開方來

與蔣礪堂宮保論治書

礪堂先生宮保閣下丙子在京師重奉誨言自茲以來四閱寒暑先生移節全蜀政績益隆民情悅服比戶相慶盜賊以息邊防以固是以

朝廷旌其功遐方慕其德峨山高其望岷江流其澤海內之士罔不望風稱美而開仰慈沐惠久浹肌髓竟未嘗以一言奉陳左右非敢忘也自以受知最深迄今未有成立無以上慰厚望故欲言不知所從也且先生勲閥日高門下之希聲附景者日衆而開身在貧賤故於形迹之閒敢爲其疏不敢爲其親也然近有鄙見欲質諸高明敢竭愚陋唯先生擇焉蓋古今圖治之

大要不外人才人才出處之大端不過學問政事夫學何爲者也所以習爲政也夫政何爲者也所以行其學也二者合之則有以相成離之則有以相病然古人未有不合之者也兵農禮樂講之於平時用之於旦夕故學可通於政仕優則學周公晝見士七十夕讀書百篇故政可通於學是故不知政者未可與言學也不知學者未可與言政也唯學通於政故子路之於軍旅冉有之於財賦公西華之於賓客皆熟悉於力學之餘唯政通於學故詩可以諷諫春秋可以斷獄論語可以致太平皆得力於從政以後所謂相須爲用者也夫學而後仕則其知有素仕不廢學則其能益精此古人學術所以盛治功所以懋而天下所以不枉其才也今天下亦猶古也人才不甚相遠也其性情其智識未必遽有異也而所成皆不如古者則學與政離而

二之也爲士者日從事於章句聲律於天下國家之務概不敢知一旦授之以政則扞格而不能通爲上者日勤於案牘之勞而不知成敗得失之迹人心風俗之利病每有舉措或貽當世之譏其弊在不通古今此皆政與學分之過是二者其勢非不可以合也而人各安於所習故其途日分夫唯途分故天下覩學與政爲二事夫旣以記誦詞章爲學以簿書條例爲政則安得不分爲二事也是以學與治交不得其用爲學自不必及夫政爲治自不遑及夫學各處日不暇給之勢而卒以枉用其勞夫旣甘於徒勞將各致其力之不暇而何能相須爲用也匪徒不相用也且有以相病專於學矣則有妨於政專於政矣則幾於廢學夫學與政本不相妨也本不能偏廢也而其勢必至此者其所謂學者非古人之學而所謂政者非古人之政也然則

古之道術可知矣所謂學者敦實修求有用而已古之治術可知矣所謂政者識大體善用人而已是故修之於己則約而易明施之於民則簡而易從舉善則衆勸崇教則俗興寬而非疎嚴而非密御衆不以術而以誠毋棄大謀細毋舍重圖輕毋煩令毋峻刑毋急效毋近名若是者不嚴而治行不肅而教成以此言學謂之有用以此言政謂之有功是乃古人所以圖治而皆先生力之所能知此者得反此者失然而得者少而失者多何也天下之奇才異能盡瘁其精以爲文士此非古人所謂敦實修也天下之循吏才臣徒欲奪吏胥之職此非古人所謂識大體也於是有苛細以爲勤迫切以爲能嚴刻以爲直先不急之務敝無益之神矯而不得其平高而不近於情若是者不學之故夫知古而後可以鑑今知今而後可以法古知古然後能

權事物之宜知今然後能通天下之變其功皆由於學此上與
下所俱急也昔霍子孟之勲勞無愧於伊尹而班史譏其末學
冠萊公爲相功在社稷而張益州亦有微辭夫霍光之小心持
重萊公之奇才大節尚不可無學術然則有用之學問古名賢
大臣所不廢者也今之公卿大夫悉心勵治者有人雅好文藝
者亦有人而每指學問政事爲二途是以記誦詞章爲學以
簿書條例爲政也其不能及古人安知不由於此竊惟先生治
高寰宇功如此其宏德如此其劭望如此其重澤如此其深而
又通知古今識大體善用人則合學問政事爲一而可以追古
人者先生庶幾克任非徒所蒞之境民情悅服比戶相慶已也
將使海内之士聞風稱美者日進而有加焉小子不才雖不克
有成立幾先生治近前賢而因以自輸其誠且開於先生受知

最深迹則疏而義則親故其進言也不爲世俗之辭而獨獻芻蕘之議不爲一身之得失而謬及天下之是非伏望恕其妄而教其愚幸甚

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芸臺先生執事不奉教命忽踰四年感戀之私未閒時日先生政高兩粵威播八蠻勳業之彪炳聲聞之熏爍海內之人莫不誦之何俟小子之言所欲言者文章而已本朝論文多宗望溪數十年來未有異議先生獨不取其宗派非故爲立異也亦非有意薄望溪也必有以信其未然而奮其獨見也夫天下有無不可違之區卽有必不能造之境有不可一世之人卽有獨成一家之文此一家者非出於一人之心思才力爲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變而出之者也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

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開獨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五都之市九逵之衢人所共由者也崑崙之高渤海之深人必不能至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錦繡之飾文采之輝人所能致者也雲霞之章日星之色人必不能爲者也而天地之大有之夫文亦若是而已矣無决隄破潘之識者未足窮高邃之旨無摧鋒陷陣之力者未足收久遠之功縱之非忘操之非勤夫宇宙間自有古人不能盡爲之文患人求之不至耳衆人之效法者同然之嗜好也同然之嗜好倘非有志者之所妄也夫先生之意豈獨無取於望溪已哉即八家亦未必盡有當也雖然學八家者卑矣而王遵巖唐荆川等皆各有小成未見其爲蠹非也學秦漢者優矣而李北地李滄溟等竟未有一獲未見其爲蠹是也其中得失之故亦存乎其人請得以畢陳

之盡文章之變至八家齊出而極盛文章之道至八家齊出而始衰謂之盛者由其體之備於八家也爲之者各有心得而後乃成爲八家也謂之衰者由其美之盡於八家也學之者不克遠溯而亦即限於八家也夫專爲八家者必不能如八家其道有三韓退之約六經之旨兼衆家之長尙矣柳子厚則深於國語王介甫則原於經術永叔則傳神於史遷蘇氏則取裁於國策子固則衍派於匡劉皆得力於漢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規彷其辭遂可以爲八家乎此其失一也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嶔偉之識奇肆之辨恢詭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

失二也自屈原宋玉工於言辭莊辛之說楚王李斯之諫逐客皆祖其瑰麗及相如子雲爲之則玉色而金聲枚乘鄒陽爲之則情深而文明由漢以來莫之或廢韓退之取相如之奇麗法子雲之閎肆故能推陳出新徵引波瀾鏗鏘鍠石以窮極聲色柳子厚亦知此意善於造練增益辭采而但不能割愛宋賢則洗滌盡矣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宋諸家疊出乃舉而空之子瞻又掃之太過於是文體薄弱無復沉浸醲郁之致瑰奇壯偉之觀所以不能追古者未始不由乎此夫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宋賢於此不察而祖述之者並西漢瑰麗之文而皆不敢學此其失三也且彼嘉謨讜議著於朝廷立身大節炳乎天壤故發爲

文辭沛乎若江河之流今學之者無其抱負志節而徒津津焉索之於字句亦末矣此專爲八家者所以必不能及之也然而志於爲文者其功必自八家始何以言之文莫盛於西漢而漢人所謂文者但有奏對封事皆告君之體耳書序雖亦有之不克多見至昌黎始工爲贈送碑誌之文柳州始創爲山水雜記之體廬陵始專精於序事眉山始窮力於策論序經以臨川爲優記學以南豐稱首故文之義法至史漢而已備文之體製至八家而乃全彼固予人以有定之程式也學者必先從事於此而後有成法之可循否則雖銳意欲學秦漢亦茫無津涯然旣得門徑而猶囿於八家則所見不高所挾不宏斯爲明代之作者而已故善學文者其始必用力於八家而後得所從入其中人進之以史漢而後克以有成此在會心者自擇之耳然苟

有非常絕特之才欲爭美於古人則史漢猶未足以盡之也夫詩書退之旣取法之矣退之以六經爲文亦徒出入於詩書他經則未能也夫孔子作繫辭孟子作七篇曾子闡其傳以述大學子思困於宋而述中庸七十子之徒各推明先王之道以爲禮記豈獨義理之明備云爾哉其言固古今之至文也世之員好學者必貫有得於此而後能明道以修辭於是乎從容於孝經以發其端諷誦於典謨訓誥以莊其體涵泳於國風以深其情反覆於變雅離騷以致其怨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左氏之宏富國語之修整甚之以公羊穀梁之清深如是而以爲未足也則有大戴記之條暢考工記之精巧兼之以荀卿揚雄之切實如是而又以爲未足也則有老氏之渾古莊周之駘蕩列子之奇肆管夷吾之勁直韓非之峭刻孫武之簡明可以使之

開滌智識感發意趣如是術藝既廣而更欲以括其流也則有呂覽之賅洽淮南之瓌瑋合萬物百家以汎濫厥辭吾取其華而不取其實如是衆美既具而更欲以盡其變也則有山海經之怪豔洪範傳之陸離素問靈樞之奧衍精微窮天地事物以錯綜厥旨吾取其博而不取其侈凡此者皆太史公所徧觀以資其業者也皆漢人所節取以成其能者也以之學道則幾於雜矣以之爲文則取精多而用愈不窮所謂聚千古之心思才力而爲之者也而變而出之又自有道食焉而不能化猶未足爲神明其技者也有志於文章者將彈精竭慮於此乎抑上及史漢而遂已乎將專求之八家而安於所習乎夫史漢之於八家也其等次雖有高低而其用有互宜序有先後非先生莫能明也且夫八家之稱何自乎自歸安茅氏始也韓退之之才上

追揚子雲自班固以下皆不及而乃與蘇子由同列於八家與矣韓子之文冠於八家之前而猶屈子由之文卽次於八家之末而猶慙使後人不足於八家者蘇子由爲之也使八家不遠於古人者韓退之爲之也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荊川有所不逮卽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弊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

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有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茍𧮭之見皆先生所已知不揣固陋濱陳左右且以當面質也近日斯文寥落甚矣唯先生可聞斯言唯開敢爲此言伏惟恕狂僭之辠而加之以教幸甚

與張古餘太守書

開聞天下唯知己之前可以盡言亦惟知己之前不敢以盡言何者懷盡交竭歡之慮而不欲以一人之情屢瀆君子之聽也

問之識先生有年矣以先生治行之卓絕器量之宏博學識之淵雅重乎當時四方之士所仰望而不得一近者而獨於開也目之爲異才遇之以國士其所以下施者不可謂不厚以開之固陋力不足以乘時學不足以顯衆而又踈落寡合不屈志以徇俗而獨見禮於先生坦懷徑行而不厭其直放言高論而不斥爲狂其所以受知者不可謂非幸而獨不敢盡言於前者其故何也蓋古者有不能屈之賢今者無不可致之士古者士難見而得之也易今者士易見而得之也難此非賢不肖之相去者遠也勢也古之時田有定制民有恒產躬耕樂道足以終身是以有得於中而無求於外歌出金石而義薄富貴當此之際道重而勢輕人才多聚於巖穴故雖以千乘之尊厚幣盛禮驅馬躬造於門欲一見而不可得後世民不受田富者跨連州郡

貧者至無一頃之業雖以聖賢處此不能不爲菽水之養而仰給於諸侯當此之時勢重而道輕人才盡散於天下故卽一命之職盡好賢之誠者其力皆可以得士然而天下之士終不能致而所致者卒非士也其弊在賢不立於下而效不收於上也夫抱非常之畧者必有不可奪之志古之君子德修於身足不出戶而中外重之彼其所以不屈於王公不撓於勢利者非苟以鳴高而已其謀足以靖民其學足以經世用其人立可享其利采其言亦有補於行故嘗其未得之也不難以匹夫之卑上與君相爭咫尺之禮節及其旣獲知也一日之契合而卽輸終身之誠籌百年之計是故當時諸侯有不知知之必效其用夫是以難見而易得也及至後世士各以一長取合當世所求不過衣食爲上者習知士之可以類致也知名之可以奔走天下

也一日倒屣而四方之客皆至不取其定命之宏猷而徒取浮華之文藻不易以立身之大節而但易僥倖之浮名其幸而得志者率皆奔競形勢上無裨於國家下無光於知己而其嘗列於前者亦不過孟嘗之多士翟公之賓客而已是以海內紛紜機智相軋下以利趨其上上以勢束其下門左皆士而實無一士終身取才而不得一才故英雄豪傑之資皆掩於庸衆之中而無以自見夫既無以見異則亦將高舉遠逝沉匿自晦而已矣於是當事者有才難之歎而偃蹇道途者抱不遇之悲此之謂易見而難得以爲上之不急於得耶然今之賢卿大夫亦嘗枉車騎而訪之降辭色以禮之矣然考其實多不稱所聞故積而生厭來者日衆饑寒困廹之求給者爭集於一身故不勝其煩於是始舉天下之所謂士者而委之不顧此非在上之過也

以禮賢好士之心無有以副之而使之旣厭且煩則是爲士者有以取之也然遂以此薄天下士乎則又不可昔呂申公見士不克稱意退以語程明道明道曰願勿以此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瞿然謝之夫天下固自有才非其人莫遇遇非其時莫顯相馬者必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而後可得騏驥相士者必有會於流俗風塵之外而後可得奇傑且夫拘於習者不可與道古狃於常者不可與言變局於暫者不可與圖成今有特出之英遇先進之彥其美無不見知而知或有未之盡者則時爲之也昔趙淸獻公始不識周茂叔之賢久乃執手歎息潛臺減明見夫子而歸數年而後見重夫有益世之才而不爲君子所知者其才必不足稱有益世之才而遽爲君子所深知者其節亦必不足稱也千仞之山不自名其高百尋之溪不自言其深因一顧

之知而門欲傾所蓄以遽陳於前者是斗筲之器也故凡古今之相與有成者皆不能無所待也何獨以昔賢相得之契而旦夕期之言固有以序而進而交固有以漸而深者故曰非其人莫遇遇非其時莫顯蓋為此也今開之與學何能交希賢士然因先生期許過分而轉有不敢自淺者其學雖未有成而從事於聖賢之術固有志於立行者也其才雖未足有為而推尋時務固必求有用者也往者先生不以為不才而進教之退將欲有言以盡懷於左右而先生衙政聽訟日不遑食是以不敢輕瀆而開又倉卒以歸未舒所見徒以區區之詞踵進於大雅之前夫豈足見十年之用心明一夫之腐儒也是則開之所願達於先生者且不得盡言之而先生亦何由盡知之哉開少不自量讀書興發往往拊髀自惜欲馳騁於當世其後困而客游以

朋友贈答之故不能不肆力於詩歌詞賦雖頗以此見稱於先達鉅公而碩非始願之所及燕士有競一韻之工獲一言之譽而忻然色喜者亦有僻屈一世之雄氣奪于夫之席而自視不足者彼其志固各有在也故開嘗發憤太息以爲不通於古今之務盡天下之名勝而見天下之達人則雖獲軒冕之榮與文章之名亦無以自樂今先生固世所謂達者而開以身家之累山水之勢暫遊門下不獲盡出其所疑以聆宏通之論雲漢望之而覘而失之夫豈無憾昔李膺已持風裁與世鮮有容接獨樂問待生之言開遊不及衎瀰至於論說千古之廢興指陳四海之利獘抉造化之微縕明禮樂之要歸雖曰未遂而實有志於薦一麾翻然得一知已可以無憾開之狂直不合於時惟激發憤氣感嘆知過風霜不渝其懷寒暑不變其節矢之不指而

誘之不動竊自比古之義烈夫其爲之後雖盛不傳開以淺識何能上益高深唯當盛典壯觀鴻文鉅製庶幾能效所長若使先生建斗乘節敷德恢仁樹非常之宏勳沛無窮之愷澤將與累世振聲遐方起沉槁於川原改士庶之觀聽則開將從以侯與頌作歌述紀功之碑銘志

恩之鼎必能踴躍風發鼓鐘其俯金玉其辭以揚駿烈而報所知昔蘇洵上書於歐陽永叔自敘其文章獨得之事歐公不以爲誇當時不以爲妄彼固爲知己而發也今開之肆言不忌有所見不敢以隱有所能不敢以諱蓋亦以先生爲知己故昔之所不敢盡言者今且畢敷之無遺而不知者必以是爲自誇而笑其狂而開以爲是不以世情待先生而特以古人望之先生也且有忌諱而不直言是欺也非所以施於君子當吾世而不

悉陳之於先生則是可與盡言者寡矣唯先生恕其狂率而深察其心取其樸誠而教其未至也幸甚

與蔡雲橋太守書

雲橋先生閣下去歲孟秋舟過池陽得奉淸教荷蒙賞識以感以慙而先生過推拙文比之賈董開闢而籍始之以懼繼之以驚始而懼者以先生獎許踰分而不克仰承也繼而喜者以見知於君子爲不易也夫自宋以後學爲古人之文者無慮十數家畢者獲其粗高者獵其精淺者滯於貌深者得其形求不失八家之意法者尙難其人況以菲質何能躡漢人之門庭而先生乃以此見許是以豫章之材而望之朽株以鐘鏞之稱而被之瓦缶也則是以受之而將愧也愧故懼也旣而思天下之知遇無常知之固有以見其能不知亦未必遽形其拙唯見知

於賢人君子乃可貴耳而先生固今之賢人君子也德惠以和政寬以嚴其治池郡也周知民隱安良除慝四境之內莫不被其澤其攝吾郡也不苛而政行不煩而民從遠近之衆莫不誦其聲而又深知學問之利病文章之流派夫豈輕爲言以與人者而開乃得此於先生是不啻寵我以章服而惠我以瓊瑤也開是以被之有榮施也榮故喜也且夫春風之吹物也無有榮枯小大而莫不中其竅會開從事文章者十餘年於古人用心之甘苦得力之淺深竊有以窺其微而得其方雖功不能至而志之所向實不欲終囿於八家之囊括也先生之言固不敢當於私心未嘗不有深契焉夫春風之吹物何以異是卽開歷游海內遍識名卿大夫而能如先生之相知者亦不多見古人所謂得此可以不恨者非虛語耳然則自茲以往吾其不求知於

世矣得見取於君子斯足矣然感之深則報稱愈難明鏡在前不敢不正其形樂師在堂不敢不調其聲然則自茲以往吾又不敢恃君子之知而私書自足矣終之以奮勉以仰慰知己斯可矣抑又聞之士患不遇知己知矣或患不深若開受先生破格之知而所治與微廬又近在百里其奉教左右而受益於高深者方未有量也開別後游浙未歸是以不得以言請質今歸至皖城以歲暮不獲趨謁謹書所以感戴之誠以聞於執事唯先生教之

上汪瑟庵大宗伯書

洪惟我

國家禮教振興士習丕變學術之盛遠軼前代自顧亭林以博學達用名天下於是閻百詩殫智於經術李野肆力於史梅定

九之天學擅中西之長顧景范胡朏明之地學盡古今之變江慎修則考明典章戴東原則兼精小學而篤行學道則陸清獻顏習齋爲之冠夫學不自盛必有所由起時則有魏環極湯文正李安溪倡之於上而孝感熊公文力主之繼其武者則韓城張公及儀封中丞俱刻志勵學以斯文爲已任則是諸公之能維持風教也當此之時益都馮相國崑山徐司寇長洲韓宗伯亦以宏獎自負雖所尙不同醇駁互見而俱欲引拔善類作成後進於是宏通淵雅之士出於其時者甚衆則是諸公之能振拔英俊也自是以降楊文定以名臣碩儒爲學者宗鄂文端公身兼將相勳業隆矣而加意於人才學術拳拳不衰迄乾隆之初朱高安孫文定輔翼

聖明扶植世道是以正學昌明賢才叠出道術與治術咸臻其

盛今明公以經術明德受
三朝之知遇爲人倫之表率正色直辭而世稱其節廉介自持而世誦其清獨立不倚而世高其守洞悉民隱嘉惠多士而世信其仁固已望重朝野爲士儀型夫正人得位天下有以卜斯道之昌此乃君子救特有爲所以自展其學而允符人望也宜深思國家關係所至重人心世教所永賴者力而圖之以稱四海仰期之意且明公才高遐邇學窮天人矣而猶抗志先典力追前修津津焉如恐不及而況司文已久以古誼造天下之士論文不專一能也而以本於性情得其真者爲當論學不分漢宋也而以篤於倫理踐其實者爲歸此誠教士之急務可以破近時學術之通蔽而明公又降高屈深憐才好士慈祥惻怛之忱孚於衆心凡一藝一長莫不采錄是以邑無棄彦野鮮遺良

金不敢愛其聲玉不敢愛其光齒角之獸不敢自秘其堅利羽毛之鳥不敢自隱其文章爭奇獻異并集君子之堂而明公於是策其已能進其未至因其才之高下而皆有以造就之而又精於鑒別不輕爲許可使近似者不得亂其眞故士之被容接者莫不以爲幸而其未見者莫不以爲歉即有隱處自高不求知於世者亦莫不發憤太息願得一輸其誠而聞之所以仰望高深者猶不止此竊以致治在乎得人明道必先勸學由湯文正以至孫文定其時司風化者言必本躬行學必求致用百年之間風氣出一士皆爭自磨濯故學有資於世教由乾隆中葉以至於今學者徒以博雅爲宗而不法古人之行誼故名節政績皆不逮曩昔而學未切於人心今明公教人獨能屏門戶之習息異同之見而一以彝倫爲本則學之大體已得此亦風氣

將返之機而舉世所視爲向背者也夫障巨川以挽頹波度今之時明公安得不躬任之也且名節之立也由士氣之振昔范文正公秉政激揚士氣敦崇名節能養而加之以教也識孫明復於未遇爲士人而即碑是其能養也授張橫渠以中庸薦狄武襄以春秋是其能教也故有宋習俗之美咸歸善於文正夫治平既久人心漸溺於安士習亦即於惰此亦今昔之恒情也非激而厲之不足以扶其衰而起其懦往者朱文正公網羅天下之英少拔起天下之孤寒自經學文章以至詩賦靡不見登故博聞多識殊能異技皆在其門然文正好善從長責人甚恕嘉其才矣而不欲苛求其德恤其身成其名矣而不必盡責以道義記不云乎子產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夫朱文正亦天下士人之母也然文正既殁而在位之賢人君子出其

門者爲多豈非好學稽古之效耶由是觀之國初諸賢以節行厲天下而所得者幾媺美於前人朱文正以文學厲天下而所得者各擅美於當代然則謂治術不出於道人才不本於學吾不信也明公之文與行固朱文正所深許而天下所共尊者旣以學問造士而又歸重倫紀以敦本崇實則得人之効安在不可以兼國初諸賢與朱文正之美也夫有其志有其學而無其時君子不能爲也有其志有其學又有其時君子不能不爲也今明公志古人之志學古人之學而又統禮教之任總文章之權兼保傅之尊不可謂無其時矣夫非常之人不易出難得之時不可失當此之際而不力挽風氣使復於正天下後世將爲明公惜之方今人各立異行不由衷謂聖賢於己何急不勝其好名之見而始殫志於學高者狂而不知所裁卑者靡而不克

振立治義理則近於鄙俚而不免語錄之習治考證則隣於瑣碎而不權是非之宜治文章則各執一偏非囿於形模即裂乎規矩凡所謂經世之略可以備天下之用者皆置而不講屏棄陸清獻顏習齋之篤行實踐而以為空疎無當宗法顧亭林閻百詩之博學通識而不能專其一長於是言經既不適於用言史又無裨於身言天則蔑古太甚言地則是已太篤言典章則因康成而信讖說言小學則從許慎而疑經文口詆程朱志存利祿令人其心古人其迹視彼家國無關休戚非得大君子整齊學術洗滌心志救其偏而正其失則其流將不可止也夫取善之途貴寬而成善之途貴一不寬則無以收天下之賢豪不一則無以正天下之趨嚮以孔子之聖所與不皆中行此以知取善之宜寬也以孟子之善教所言必專主仁義此以知成善

之宜一也不因短棄長不以小廢大是之謂覽勗之以修己治人之要勉之以大中至正之歸是之謂一夫人才猶百物也百物不一其形人才不一其性唯良工能因天下物之所宜而攻治之以利於用唯良相能合天下萬有不齊而陶鑄之以歸於中夫是故物不虛其美人不枉其能若必先執一定以取人則人將希合風氣而世之負有奇才者必不能强其性以求合如是亦相率出於僞已耳夫忠信嚴正可以迹取也廉潔恬退亦可以貌襲也時之所趨熟於世情者卽能變巧佞而爲方格故取人過嚴其弊也可以得僞學不可以得眞士何者僞學能俯仰因時眞士不屈己希上也故古之君子其進人也唯其賢而已唯其才而已不必盡有合乎己其勉人也唯其性之所近而已唯其義之所安而已不必其能諧於人唯立身之大節治世

之遠猷則必使之各悉力於是而不能稍爲寬假此取善之寬而裁而成之必出於一途而後當也後之君子於天下之士始也致之不廣無所核以知其才繼也廸之不力無所勵以光其德人才之所以難幾於古昔職此之由唯明公大公無我盡祛其弊而用其善以長養萬物爲心以曲成庶類爲責則克董勸之文克鼓舞之將之以至誠輔之以多術其於教學庶丕變而日振其於教治庶丕進而日休若此者天下胥惟公是賴夫道有鉅有細事有重有輕圖其鉅責其重治乃有成崇善毋偏乃得其中矯枉毋過乃得其平學定於一存乎得人且夫形端者影端源清者流清急先務敦實行則儲術以明賢才以登風氣將自正是惟君子之功開之所仰望高深者如是而已開幼疑學不克自奮於時唯於古人文章嘗之不俗自少迄今好言嘗

世之略凡禮樂兵刑以及河海鹽漕諸務無不講求其實以究其可行否又性愛山水縱歷九州覽其名勝遍游幕府交天下賢俊以廣其聞見亦未嘗敢薄制舉之業而困於諸生者且踰十年向者明公視學安徽開方試童子不足以有當也而明公嘗般般垂問且欲一觀所業左君德馨時述公言開心竊以爲感昌黎所謂不敢私其大恩未嘗不引爲知已惜邇時學業未成不克有以奉教後十年來沉潛於九經三史出入於諸子百家涵泳其語言激蕩其志氣而饑寒奔走又有以鬱發其心思自幸道之稍成可以就正賢人君子於是東南之游既盡乃北抵京師見在朝公卿退與館閣諸君上下其議論而明公方出使於浙未克趨謁以備聞緒論夫並世有大賢而已不得一見此士君子之所憾也以明公自昔見愛之至意而開懷願見之

誠竟不獲一吐衷曲此亦私心所未盡者也且天下賢士大夫開幸得遍識而獨不克侍教於明公則是昔日之知爲虛而終無以開其固陋也開近者年已三旬伏處田里使與世之爭進取者並論則開無能爲矣使較之於淸端公通籍之年則開猶未敢言不遇也區區向往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言自達並陳其嘗見如此伏願明公念人才學術之所由盛風氣習俗之所由變治術與道術相須爲用而不可判之爲二取善與成善各有其宜而不可執以爲一遠法范文正之激揚士氣近取魏環極湯文正之維持風教則天下被其賜者且不可量非徒一人之受知已也如明公不罪其妄而恕其愚則昔所願奉教不能者或更竭誠於異日爲啓蹇陋而裁狂簡將於明公是期若徒以振拔英俊之言溷瀆於大君子尙非小子之所以仰望高深

也謹再拜

與光栗原庶常書

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昔者山濤阮籍之流以風流相高當時號爲七賢後世亦多有稱述之者夫以吾徒之索居寡歡苟得有同心相賞者且恃以自慰而況昔賢之明習敏識卓乎不羣其彼此意氣之盛豈不足以傾一時之彥而盡交游之美耶吾是以有慕乎諸君子之相與也然語有之與善人居久之則與之俱化以山公之賢諸子之才何不可有所取益乃徒極燕游之歡論說之敏各以才辨自炫而遂成其性情之偏不可移易豈非力足以進是而學無以及之耶吾又不能不爲諸君子惜也君與余交有年矣其經術之邃學識之精議論之卓越余往時愛而畏之而左君篁莪張君阮林

姚君石甫皆後君而交者也夫此數人者各以古人砥礪而不甘於習俗方其始之相得也德業自期賢豪自命津津然唯恐不及相規以道義而勉以力學蓋不徒極燕游之歡論說之敏矣而余是時猶有疑焉以爲世不患無超世獨出之才而患無歷物不渝之志而少年負氣之所期許者恐其久有不可恃也而諸子方勵志勤行固可無慮乎此今者諸子之道已成耶吾不得而知也其或未成耶吾亦不得而知也獨怪數年以來各奔走於利祿而困於身家之累不聞有講習之意勸勉之言以爲制舉既得遂可肆意而不必勉力也則凡有志者不出此而豈所以論諸子乎以爲今且不及而姑待夫異日也吾未見有所待而能成者也天下之能如諸子者罕矣有其才而卒安於高明放達不克用力於道此七賢之所以各成其性情之偏而

不能有進也吾子勉之後人之惜吾徒亦猶吾徒之惜古人吾與子俱不能坐受其咎可不力歟且夫士有志而德不成朋友之過也子將何以益余哉因書以遺君且以示僅萩諸子

與鄭夢白刺史書

夢白足下自丁丑初冬以至於今別三年矣思慕德音不能自已足下政績聞於上操守信諸人惠澤加乎民循聲昭乎遠開雖不得躬睹亦嘗聞而志之且樂爲人誦之開自游浙後遍覽名勝山之清湖之秀石之奇海之浩渺都邑人物之繁盛亭臺池館之瑰麗皆取於目而注於心無以罄其情狀悉舉而致之於詩平居竊自深念世之愛我者衆而相知之深莫先乎吾子卞和之知玉知之於未剖時也惜開腐於才而弱於力不能乘時進取甚孤厚意然於學問之事或可報稱萬一始吾徒疲其

力於詩歌詞賦也今乃肆志於文章吾之於文非天有意成就之乃吾強力以致之者也天未嘗與吾以優游閒曠之時使得舒其心志吾力排得失捐憂樂屏身家之累而爲之天又驅吾以奔走勞吾以聚散淹吾以歲時困吾以道路大江之波濤張其勢之險惡以相恐旅舍之風雨出其聲之愁苦以益悲吾不使有以動吾中也堅其志厲其氣滅情於聞見凝神於專一必欲以自奮其奇吾非徒自矜勇敢之力也平心以求得有知不敢不爲有能不敢不盡有不能不敢不學有學不敢不至操之恐其蹙縱之恐其馳直而使之曲圜而使之觚經取其正史取其通子取其精而吾之文章以成雖不敢比美古人也竊不敢後乎古人然未嘗請質於吾子則閒尚未敢勇於自信也近者由浙至南昌聞足下政成名美而心樂之而閒別後所歷與學

之所得者亦足下之欲知者也故敢以奉聞開將赴潁州王
太守之約與足下所治甚近倘攝衣相訪足下其待我於萬山
之中

爲陶方伯檄郡縣修志文

夫化民之要風土爲先圖治之方志乘爲重非徒以考古蹟徵
文獻而已將以熟悉山川道里之險易土宜物產之纖悉人情
謠俗之好尚故政必因其地而施教必順其俗而化故志書之
裨於政治不細有心民事者之所必需誠宜與會典相輔而行
者也本司自下車以後夙夜勵治訪求郡國利病與民生疾苦
思欲興利除害整一民風敦崇禮教以爲鑑往即所以知來因
俗而後能道變故博徵郡縣志書以觀舊迹而志乘寥落或有
或无犬已修者年遠漸湮未修者事闕不錄心甚惜之安徽自

明季分省以來至我

朝雍正[illegible]年增設布政使司迄今幾及百載省志未經特修後

先曠廢無所統記且以通省之廣政務繁劇人才輩出仕宦接

踵薰沐

聖化如是之久而忠貞賢孝節烈文藝之蘊鬱而不彰城郭溝渠兵農刑政之蹟無可參稽此非所以仰承先典垂信來茲之道也現已議修省志務在網羅遺佚區別洪纖昭示久遠以備江表一方之故實先行通飭各府州縣無志書者各宜速修有志而歲久者亦宜纘修以光盛舉書成呈核俟作省志時用資採擇庶幾鑑往知來因俗通變足為化民閱治之一助夫興墜起廢使已然之迹燦然具明未來之人有所矜式此亦守土之責也而與修志者其成之昔周禮稱大司徒之教必先知土地

之圖而專寘之職司土地者必曰萬民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為一書故管子貢天下之才而地員一篇於土物極其精悉故知土地者政治之所由出志乘者都邑人物之總會未有不知此而能為循吏者今

天子右文興教周知民情精研古籍而安省號稱人文淵藪乃至志書闕廢文獻無徵因陋就簡不亦甚乎夫天下事有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今雖勉力卽修猶懼事有遺佚畧而未全若復因循則曠遠難稽後有為者不能成完書矣為此布告通屬咸知此意勿徒視為具文